

荀河文集

簡河文集卷四

大興 朱筠 竹君

文鳥來巢賦

有敘

乙未下秋中旬六日有鳥大於寶雀元羽白章腹黃以
赤首尾並有文其羣以四來遊余庭自眄柯小閣之下
迴翔椒華唼舫之前後至於翠竹碧梧精舍之松間止
焉不去其夕巢於薜蘿之中鳴聲節節顧人不驚越七
日爲廿又三日乃行余念鳥之有文者余類也是時月
季花方爛漫鳥則顧之曲直交飛若有以自樂狸奴五
六輩踉蹌伺之不能害似有智者若乃七日來復自引

而去其庶幾以天遊者耶乃感之作賦其詞曰

伊文鳥之何來兮紆楹相以逍遙翻一集於吾庭兮非
吾力之能招音節足以如賓兮睇章采之粲粲元翮閣
其有質兮綴素翎以玉瑤腹通理以協黃兮扇兩腋之
渥丹首迎翠以竊白兮尾翹翹而翩翩羌體備乎五方
兮昭南北與東西豈靈物之有知兮若類錫以四環初
延緣於槐閣兮漸搶控乎椒舫竹之蕪而梧蓊兮惕青
松之偃僵華爛爛以月月兮縱橫飛以俯仰長年樂其
何憂兮固意愜而情暢嗟斯鳥之實靈兮班狸賡之而
喜伺赦者必甘心兮飲啄安吾所止饒涎哇而不醜兮

瞋目裂而不恥吾無求若何求兮敢飾智以自擬鸚鵡
言而莫行兮鸛鵒拙而不巧鸛鵒來而非土兮鸛鵒鳴
而將老鸛鵒嚶其善求兮鸛鵒視其獨早鸛鵒題以斯
邁兮鸛鵒翔以自保烏審處之咸該兮側薜荔而起決
相巢枝之可安兮七日去其飄瞥信天運以爲遊兮援
止我而斯屑翳有文之必合兮永朝夕以締結嘻余昔
過富春兮七里灘之釣臺畫眉白以雪衣兮繞巖半而
翹措小翠送我聞嶺兮陟黃海而靈開音樂鏘鏘八奏
兮卧龍松之一隈感神物之數遭兮目成茲余美服中
好修以揚文兮懼人指之恐速過余庭而遺音兮勉韜

晦此昱昱勿淹留以睠戀兮示鬼神之起伏顧儔侶以
拒拭兮喑我語以次第瞰來照以熠燿兮互交光於火
齊相愛憐且信宿兮忌毛羽之太麗臨雲岐以影別兮
愴余心而出涕眷聖喆之垂訓兮在鳥木與雉梁亦寓
言於莊生兮齊鵬溟而鷦枋茲鳥晰其召我兮慄慄凜
其彌彰曠蹤跡以紀應兮陳圖識而不忘

筆賦

聞之筆者述也述事而書之也古者史官記事用之禮
所謂史載筆也無論以竹以木但取其染黑成字耳及
秦吞六國滅前代之美而蒙恬遂得稱於時矣記曰百

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也而况掌於蔡氏聖經賢傳賴以傳焉者乎遂作賦以推筆之原更述其用於古今者焉其辭曰

自古在昔布在方策逮及蒙恬前美是滅肇基枯木之管權輿蒼毫之末

古今註蒙恬造筆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爲蒼毫也

爰

俗異而語殊遂楚聿而燕弗

說文筆楚謂之聿燕謂之弗

觀天文於

筆星

釋名筆星星氣有一枝末銳似筆也

察地理於木筆

楚詞註辛夷花初發如筆北人

謂之筆之由來也舊矣若乃縱筆紛披石墜鳴蹲

顏真卿八

法頌曰側蹲鳴而墜石

揮毫落紙風發雲騰臨湘狸毛之美

唐書歐陽

詢子通臨湘人書亞於詢晚自矜重以狸毛爲筆覆以免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

廬陵鼠鬚之

精歸田錄歐公云蔡君謨為余書集古目錄序刻石其

為潤筆君謨大笑或塗改於三史恒點竄乎六經載瀛

海之九州史記鄒衍言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

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述元天之八紘淮南子曰

八紘之外或入夢而如椽晉書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

乃有八極或拔劍以逐蠅王思性急方書有

哀冊謚議皆珣所草或拔劍以逐蠅蠅在筆端驅去復

來思怒拔六寸之度書翰絕世書法攷虞世南云筆長

劍逐之帝每稱其五絕五色之彩藻思淳興江淹夢人授五色

其五日書翰後夢郭璞曰吾筆可見還探囊著彥昇梁任昉字彥昇

中得五色筆還之爾後無美句與沈約齊名特

云沈詩傳安任晉樂廣遷河南尹廣善清談而不長於

任筆筆請潘岳為讓表廣先作二百句述已

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言廣不假用張芝書仲將

芝筆左唐書尹斯貞授司府少卿時侯知一亦

卿念焉潤兮隋鄭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穎戲謂譯曰筆

乾譯荅日出為方岳杖策思分泚於唐岑唐書岑文本

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思分泚於唐岑

敕吏六七八人泚高人之筒置錢則躍

筆待分口占晉高士不顯名每

竹筒置壁外買者置錢其才士之花由夢而生

中筆自躍出人謂筆仙遺事李

生花自是昔書賊於董狐

才思日進宋文天祥正氣歌云在晉董

亦成經於獲麟絕筆若廼撰制凍凝敕嬪來呵燦兮濡

梁何紛綸遺事李白於便殿撰制詔時大寒筆凍帝

其將畫槃礪眾史立舐煥乎慘淡而經營莊子田子方

篇宋元君將

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砥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
後至者價值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
解衣槃礴贏公曰守正之權結體勁媚唐書柳公權爲
司封員外郎帝
可矣是真畫者也
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
乃可法矣其書法結體勁媚自目一家不曲之肇持法
允平齊書後魏游肇爲廷尉持法平嘗敕肇有所
恕肇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何必令臣曲筆至若
辭藻壯麗研覈博物左思著藩潤而賦都晉書左思辭
藻壯麗欲賦
三都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潤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卽便
疏之及賦成劉逵稱之曰非夫妍核者不能練其旨非
夫博物者不博通衆流閉門潛思王充置牆壁以論衡
能統其異
後漢書王充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好論說以爲俗儒守
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
刀筆著
論衡慕烈士之殉名擲於孝孺明燕王棣纂立欲草
詔羣臣皆舉方孝孺
左右授筆札孝孺大批數字擲念丈夫之立志投之仲
筆於地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

升後漢書班超字仲升家貧爲官傭書久勞苦嘗輟業
功異域以取封侯安既簪筆以持橐持橐簪筆
能久事筆研間乎復珥筆

兮華軒揮千古於管末斂萬事於毫端仲宣才高鍾繇

閣筆而不措魏志典畧曰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

筆不能子敬工書羲之掣筆以永嘆晉書王獻之字子

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黃碣之事不假以斷書

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黃碣初爲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

書不擇而妍唐書裴行儉工草隸嘗曰褚遂良非精筆

虞世南耳聞載筆以記事禮曲禮亦把筆以歌詩韓文道士

云劉把筆覆兔毫而學鍾王持象管以竭心思觀下筆

於中書慕昔人之自知

杜詩觀我下筆中書堂

稱大筆於今古

古今

世稱大手筆

庶幾有感乎斯亂曰天天辛夷榮且綠兮歷歷

筆星明且皎兮未若茲筆長美好兮骨高節勁才何老

兮光潤色澤文以藻兮縱橫馳驟忽開生兮

將軍下筆開生面

升降飛揚如有神兮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我作此詩聊存真兮

別賦

嗚呼噫嘻遠別之人蕭瑟兮若白月照寒水恍惚兮若
悲風淅瀝飛草拔木過嶽岑况參辰之遠天兮復隔地
以胡秦俯長流之大江兮仰浮雲之無垠於是行人懷
路遊子戀鄉黍離離而將墜麥芄芄而自長鳥嚶嚶而

苦啼馬蕭蕭而悲鳴聊停槎兮潺湲將晚渡兮橋梁橫
流涕兮蘭櫂夢神歸兮葯房室人心痠居者意迷木葉
飄而響寂燈花落而光微八虛室兮角枕粲步空庭兮
明星稀秋月燭兮錦幕春風開兮羅帷哀牛女兮隔雲
漢悲草木兮啼子規雖吞聲於死別難飲恨於生離或
乃黃鳥賦秦良臣從死文六年左傳云秦伯王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鳴號呼兮草間燐明滅兮水溪棄
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朱塵兮不顧臨黃泉兮復止聊握手兮攬蕙襟將斂魂
兮歸蒿里又若壯士報恩就車長嘆史記燕丹使荆軻刺秦王遂發太子
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
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

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
而去終清溪碧色奇石綠癭青波迎而風激白衣送而
已不顧

雲殘髮種種而猶怒淚浪浪而未乾已誓心於頸盤猶
憐情而衣牽燕關墜露秦闕含煙與子執手血下翩翩
更有城南往戰隴西從軍綠水淚迹青山哭聲雪飛羽
而寒骨月舒光而銷精傷垂老兮紅葉悲無家兮青萍
戀新婚兮不能去折菑草兮復多情至若戰場行役
蘇武字子卿京兆人武帝天漢二年以中郎將使匈奴十九年不屈節詩云行役在戰場絕國于征
懷故園兮文梓念手植兮黃桑願魂歸兮夢見若有人
兮提筐鹿鳴兮春草馬嘶兮秋霜草青兮霜白遊子兮

漢書

思鄉慷慨兮清酌激烈兮悲聲蘭墮露兮菊落英思公

子兮淚沾裳乃有上郡為椽婦病歸休秦嘉贈婦詩序云嘉為上郡掾

其婦徐淑寢疾還家望彼兮華燭憐此兮桂幃佳人兮

不獲面別贈詩云爾遠遊芳草兮徒幽攬明鏡兮鑒貌觀寶釵兮耀頭贈婦詩云

明鏡可鑒形白日映過素琴靜涼風吹斷芳蘭收深谷

兮波激高岸兮雲浮不獲兮面別佇立兮歌嘔或如明

妃怨曲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官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獨不

與乃惡圖之及後匈奴入朝選美人配之昭君之圖當

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棟動左右天子方重信外國悔恨

不及昭君在胡細君悲歌漢書西域傳云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

以妻烏孫王昆莫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

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乃自

作歌

光彩日遠言語相訛梅梁兩墜蘭橈雲過徘徊空舍

君意如何若乃宮花已逝羌鳥來翔花明鳥翠形容生

光自顧抑鬱淚落淋漓又如府吏遣婦遵路逡巡

古詩爲焦

仲卿妻作序云漢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矢不嫁其家逼之乃沒水而死仲卿問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爲詩云爾

瑤車無色騶馬哀鳴旣目逆而蜷

顧復耳語而丁寧雖勞勞而共訣猶依依而未行及至

卒然聞變馬返車迴新婦出逆故人遙來蘭草霜結桂

樹風摧舉手相謝淚不可揮磐石何固蒲葦何危相彼

薤露與子同歸若夫離人海表逐客河陽永訣南嶺長

別西羌生固心墜死更神傷山路曲兮河源長石磊磊

兮水泱泱靈衣披兮旄飛揚送精魄兮岐路傍涕交橫
兮天色蒼靈之舉兮渺難望黃塵濕兮何人淚白骨於
今寒月光湘水波兮北風涼懷君子兮竹低昂人生自
古有離別嗚呼死者不可忘

擬招隱士

芳桂

郭璞云桂白華叢生山
峯冬常青間無雜木

櫟粗送切江東謂
草木叢生日櫟兮在岫

嶠

山白華團團兮

韓集桂
樹團團

青且稠欽岑

山小
而高業峩韓集
高山

業兮白石鑿下臨礧礧砢礧之川兮橫波流王孫兮遠

遊山屋兮水鑿

水曲曰鑿
山曲曰屋

日將暮兮歲云秋涼風兮颼

颼嵐嶽嶽以屹嶠兮

張衡南都賦
云嶽嶽屹嶠

枯松倒掛而相樛

投兮心淹留薄深林兮麋犢遊芳芷兮萋萋青蘋兮浮

浮黃鵠舉而將墜兮獼猴欲度而猷嘍東號兮茅鴟西

啼兮禿鶩蜚

音札音蜚

兮我裳蜚入兮我裘短狐潛兮射

我頰蝮虵游兮躍我舟磨巖兮呦呦蛸蛸

廣雅蝮蛸蛸即楚詞所

云寒蟄也

兮啾啾晝暉兮夜咆熊羆兮貔貅王孫遊兮桂舟

芙蓉生兮山湫虎豹鬬兮怱怱蛟虵盤兮蚴虬雄虺磨

牙而吮血兮角鬻鬻而九頭仇仇兮豺狼纍纍兮髑髏

歸來兮歸來王孫兮胡爲乎久留

泛舟賦

并序

公出坐圖其素形泛舟遠瀨之上余聞而悲之爲之窮

極古人舟中之事輒列其所自致者如此辭曰

遠觀滄水陰泉榔仙牝谿箴鬼壯心不灰豈問生死於
時古人泛景精魂內封令我震澹漚濤上尋若乃孟君
反涉脫身歸囚深師東沒長河西流燼貝艘其一炬沈
玉驂於兩矛蛟龜尾遂齟齬首泗尸碧竟野髭黃不收
百千億世血此曲瀾又如伯子撫絃中情尙違隨流思
南蕩舟不歸水聲汨沒木葉晞微精神飛揚髣髴似非
號鳥下上啄泥乍飛玩志託音何所暫依亦有飴膽被
薪藏弓烹獬白璧未投黃金初契蘿水善漣葶人多嫵
悵烏隊以未畱攜綠縠與偕逝何一女之同舟曾五湖

之足麗或如挽弓使者解劍漁人中渡菜色一飯吞哺
哭二屍於血濺隕兩俠於水濤上秦嶺而四望止蘆碕
其一身誓昭關以書寃掉閫流而反瞋至於放臣遠徙
涉江南顧沅阻舫而甚風湘影波而逢怒聚奇服而似
妖包紅顏而猶如層水鱗宮積羽瑤圃倚榜三歲鑒此
顏素又若趙子擊南涓女侍楫袂纈綵竿枕膠醴臙龍
血橫流魚腸俯拾閨人洗兵鼓聲怒牒長呼來權主當
歸涉若夫漢帝少年將軍撼鼎淋激忉宮菱葑香艇蜃
雲旣留月低河耿歡遊忘歸春秋忽併藜蘭梓以憎宵
髮鸞鷁而出影中池千步其樂曷永有若摘彼齊雲觀

此魏壁曲江藏通巨海倒瀉上一葉而無聞下百身而
不索犇龍虬於鼠鬚森樓臺於雉喙舳容容其似柔雲
蠻蠻其匪碧檐千濤以三八鄰萬捶而一剗更有湘中
辭多洛橋聲小度月新稀宮繒未挑石髮情畱珠泣思
悄鄂渚簪簪中樓窈窕撫畫艫而淒蛾怨拖裙以舒懷
或乃湓浦當秋潯波渾渟顛顛心淹批把響發倡女綠
髻賈婦華髮空船憂來何時暫歇況復江水載青江月
載白月落水涌漂淪離隔俛仰思君繫纜此夕若其幽
人入河僊子降匪猛土方溜狂生浮浼客有聽此猿聲
峽响涕落如海莫不淚惡風之蕭蕭泣機石之磊磊重

金魚池賦 卷四 十一
曰官館除兮蝦蟇鳴珊瑚凋兮禾稻生淥波急兮綵舟
寂朱顏改兮歌管終羌人生兮行樂俟流水兮安窮

金魚池賦 并序

金魚池處京城之東偏余聞其間有可樂乙丑孟夏廿
三日偕趙子子厚呂子軼凡往觀焉約廣數十畝分百
餘池魚之大盈尺者居中其餘各以次降同遊者以食
餌之豁然朱白交錯其中隨綠波上下瀆薄吐吞間而
蘋藻浮浮蒲葦激激遂令人有槃澗思斯雖至微亦京
師之一景也旣歸翼日而爲之賦辭曰

長安遊人懷四時初夏青蔥色滿谿谿邊草長水空碧

野童打草蝴蝶飛遠郊散步兩三人高樹參差亦無幾
半田綠草朱塵間數點白花黃土裏步曲澗而漣漪陟
高岡而剗施過小橋之塊石臨片水之清流水波綠而
飲馬草色素而牽牛葦冥冥而折搖藻泛泛而沈浮曲
隄嘔滴羣蛙喋啾遊士浮衣過漁子投餌漂首頒頒而
來簪尾莘莘而爭剽穿紫萍以破碎噉朱衣松江有朱衣鮒其
達挑花鱗鮫鱗擊埤雅廣要元鯉鱗細有花丈一青背
鯀魚遊欵金絲池有金絲荷葉其縹緲曜銀海而蚴虬每依蒲
以覆首尾翩躚其未收青苔映浣白石激湍水不盈尺
荷生如丸偶值赤文之鰭時逢白點之鰻童子解衣入

觀者連袂旋酒醖醕而善醉茗芳菲其可歡賓雀節足
鳬鳥呢喃樹上啼鶯好渠偏草露溥初夏日緩天色修
長安池頭青草繭紅桃實其實綠柳芽細抽黃沙朝逐
馬青波夕渡舟桂樹叢生蘭九畹人生相見常恨晚山
前楊柳今已枯遊魚一去溪聲遠

笥河文集卷五

大興 朱筠 竹君

說文解字敘

大清乾隆三十有六年冬十一月筠奉使者闕防來安
嶽視學明年按試諸府州屬輒舉五經本文與諸生月
日提示講習病今學者無師法不明文字本所由生其
狎見尤甚者至於諛諂不分鍛鍛不辨據旁著處適內
加商黠畫淆亂音訓泯棼是則何以通先聖之經而能
言其義邪既試歲且一周又明年春用先舉許君說文
解字舊本重刻周布俾諸生人人誦之庶知爲文自識

字始惜未及以徐鍇繫傳及他善本詳按第令及門宛
平徐瀚檢正刻工之譌錯又令取十三經正文分別本
書載與不載者附著卷末標曰文字十三經同異畧可
見古人文字承用之意知者當自得之爰敘之曰

漢汝南召陵許君慎范蔚宗儒林傳不詳惟曰五經無
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校長卒於家作說
文解字十四篇本書召陵萬茂里公棄許沖上書言先
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閣祭
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
凡十五卷慎前以詔書授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

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遣臣齋詣闕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鍇曰建光元年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按賈逵傳肅宗建初九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據此知許君授書東觀教小黃門等當在章帝之建初八年歲在癸未也本書許君自敘言粵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微辭徐鍇曰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按逵傳逵以永元八年自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騎都尉內

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據此知許君本從達受學其考
之於達作此書正當達爲侍中之後四年其後二十一
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在家書成乃令
子冲上之也其始末畧可考見如此夫許君之爲書也
一曰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曰諸生
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一曰廷尉說
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恐巧說衰
辭使學者疑於是依據宣王太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
李斯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博
學篇黃門侍郎揚雄訓纂篇諸書又雜采孔子楚莊王

左氏韓非淮南子司馬相如董仲舒京房衛宏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又曰非其不知而不問蓋其發揮六書之指使百世之下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之意者固若日月之離天江河之由地其或文與言微不盡可解亦必明者之有所述師者之有所授後學小生區聞陋見不得而妄議已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櫟其大要約有四端一日部分之屬而不可亂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爲端據形聯系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是以徐鍇作繫傳有部敘二卷本易序卦傳爲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百四十部

一字不紊今起東旣疑韻書而比類又從字體便於檢討實昧聲形自李燾之五音韻譜作而部分紛然自亂其例矣一曰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異文而今同一省者奉奏春秦泰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从者𠂔從𠂔徒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从戎賴之从貝刺聲而改从負半譌也𠂔之爲𠂔壺之爲壺四之爲曲𠂔之爲𠂔全譌也以乞化之乞當乞而氣牽之氣遂當乞於是有所餽字以萎飼之萎當餽而飢餽之餽遂當萎於是有所餽字此因一字以譌數字者也𠂔已从勺而又从肉州已从川而又从水旣重其類重从土而加土𠂔

从虫而加虫又重其从此并二字以譌一字者也从者
失从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莫之辨
識矣一曰音聲之原可以知農之从晨囟聲玉篇囟窗
同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窗窗一音恩徐鍇以爲當從
凶乃得聲非也移之从禾多聲古音弋多反楚辭夫聖
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泥其
泥而揚其波徐鍇以爲多與移聲不相近非也能之足
似鹿从肉目聲古音奴來奴代反詩其湛曰樂各奏爾
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觥以奏爾時徐鉉等以
爲目非聲疑象形非也摘之從手啗聲陟革反去聲則

陟寘反啻與商同文摘與適同聲詩勿予禍適稼穡匪
解徐鉉等以爲當从適省乃得聲非也此音聲之可據
者也一曰訓詁之遺可以補易其牛犂犂一角仰也爾
雅皆踊犂郭注今豎角牛也書西伯既戒黎戒从戈今
聲殺也不當作戡戡刺也詩泚則泚泚从水从石履石
渡水也在彼淇厲蒙梁而言亦此訓也得此醜醜醜一
爲醜醜醜簪諸也縞衣縹巾縹从糸舛聲未嫁女所服
處子也周禮兆五帝於四郊兆畔也爲四疇界祭其中
也春秋傳脩涂梁漚漚荊州浸也職方氏豫州其浸波
漚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漚則漚宜屬荊州在此

非也闕碧之甲碧水邊石也論語小人窮斯嫗矣嫗从女監聲過聲也孟子咄咄猶沓沓咄咄多言也沓沓語多沓沓也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也爾雅西至汎國謂四極汎从水八聲西極之水也廣韻汎府巾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名也不當作邠邠周大王國也此訓詁之可據者也部以屬之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絜之文字之事加諸蔑矣後之非毀許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說歷代以來不量與撼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脩紹絕業學者所宗而於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恐瞽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辯今

如所舉秦从禾以地宜禾宋从木爲居𡔁从辛爲臯威
爲姑也爲女陰毆爲擊聲困爲故廬瞢爲日無色貉之
言惡犬之字如畫狗有曰不宜有褻爲解衣耕弔爲人
持弓會毆禽辱爲失耕時與爲束縛摔挫罰爲持刀罵
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臯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
始虧刑爲刀守井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故必
非許君之所創作書契代遠難以強說復不當刪是以
觀象闕文之訓明著於敘豈得以勦說穿鑿橫暴先儒
乎至若江別汜涇寫殊擊已述救各引載施爲坡當時
孔壁古文未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衆音襍嗽殊形

備視豈容廢百舉一去都卽鄙邪又言別指一字以鑑
當劉以冑當由以繞當免此說亦非按太習之例从某
者有其部也某聲者有其字也瀏之从水劉聲細之从
糸由聲勉之从力免聲具著於篇乃知書闕有閒傳寫
者之過謂別指一字以當之者謬矣記曰今人與居古
人與稽居不當爲法古乎易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用
不當爲卜中乎費誓之費改爲柴訓爲惡米按陸德明
經典釋文曾子問注作柴誓柴音祕鄭君說也童爲男
有皐按易喪其童僕作童至僅之字國語使童子備官
而未之間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史記樂書使僮男僮

女七十人俱歌本書敘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當知
僮子之僮从人舉人爲奴者正作童也訓參爲商星乃
連大書讀參商星也卽如水部河水出焞煌塞外遡澤
在昆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爲星非參商亦不知也其
引齊之郭氏及樂浪事古人往往隨事博徵不拘拘一
說也至援莽傳及讖記以劉之字爲𠂔金刀謂許君脫
其文按劉之字从刀从金𠂔聲𠂔古酉字非𠂔也讖記
不可以正六書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
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真人於鑒貨或近真人
泉豈得爲白水邪五行志獻帝初僮謠曰千里草何青

青十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按重字
从全東聲非千里草早字爲日在甲上非十日卜又可
據以爲證乎又援魏太和初公卿奏於文文武武爲斌言
古未嘗無斌字按彬从彡从林爲文質備文武之字經
典闕如不知所从無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又可
據魏以疑漢乎凡顧氏所說皆不足以爲許君病輒附
疏之用詔學者昭陽大荒落孟陬之月十八日敘并書

亳州志序

亳之名最古而實非今之州所治按書序湯始居亳從
先王居孔氏穎達疏曰鄭元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

亭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塚已氏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其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葛卽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立政三亳阪尹疏曰鄭元以三亳阪尹者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南轅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古

書亡滅旣無要證未知誰得旨矣諸說於今之亳偃師
遠而穀熟蒙近雖不同要之其地所在無涉也李吉甫
元和郡縣志亳州禹貢豫州之域至周不改春秋時爲
陳國之焦邑六國時屬楚在秦爲碭郡地漢爲譙縣初
後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太史令單颺以爲其國當有
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後如其言魏文帝卽位
黃初元年以先人舊都立爲譙國與長安許昌鄴洛陽
號爲五都後魏復置南兗州周武帝改爲亳州隋亂陷
賊武德四年討平王世充復爲亳州樂史太平寰宇記
唐武德中復亳州五年置摠管府管譙亳宋北荆頻沈

六州七年改爲都督府貞觀元年罷都督府亳州不改
天寶元年改爲譙郡乾元元年復爲亳州梁開平二年
升爲防禦州後唐爲團練州晉復爲防禦州顧祖禹讀
史方輿紀要宋仍曰亳州亦曰譙郡大中祥符七年升
爲集慶軍節度金亦曰亳州元屬歸德府明初以州治
譙縣省入尋降爲縣改屬潁州宏治九年復曰亳州屬
鳳陽府 國初因之雍正二年改屬潁州府夫亳界南
北之衝亦古今用武之地也昔者秦楚之際陳勝初起
攻譙下之魏武以先世封邑治兵於譙用圖南侵子丕
遂建都有事江淮輒頓舍於此晉祖逖志在中原亦從

事於譙桓溫伐燕寶自譙而北拓跋漸食淮南桓以譙
爲重鎮宇文氏與陳爭江北之壤置軍府於譙州唐平
輔公祏亦命自譙亳而南一軍取之朱梁初得宣武卽
屯據亳州以次窺并東方諸鎮宋之南也亳州爲北守
而汴宋又沒元明相代劉裕通自碭山清河迎韓林兒
爲帝據亳僭位遺臺尙存由斯以談豈非地處必爭自
古而然與方今天下一家矣百有餘年以來 聖聖
相承鑿飲而耕食而亳爲中土菽粟布帛之州其風樸
焉官厥土者號爲易治而 國家膏澤入人之深久之
而州之人或不能言其所以然也筠奉使節來試潁州

毫之士來穎就試旣爲拔其士之秀者復表其女子之節且孝以風毫人而申告之以太平之化日久以長俾知樸且知禮以除其在昔好鬪之餘習適今知州事鄭君有州志之輯也於是考其地理風俗之可見者用作是書之緣起俾付刻焉

曲阜顏氏弄藏尺牘序

曲阜顏君崇槩裒藏其先世常所往來諸公尺牘裝之爲五十五冊因余同縣前輩翁先生來問序謹案文選甲乙自上書而外有牋有啓有奏記而自敝以下通問言曰書若晉宋諸賢兼以書法著者曰帖宋元而後曰

刀筆曰尺牘尺牘者蓋書之支流而帖之跡也顏氏自
康熙中修來學山兩先生以文章聞海內及從國初諸
老輩游世濟其美逮雍正間所往來盡三朝之賢豪長
者今冊中所載宰輔則有臨朐馮溥合肥龔鼎孳大冶
余國柱真定梁清標平原董訥海寧陳元龍武烈則有
武定李之芳名流則有崑山葉方霽長洲徐乾學江夏
吳正治常熟翁叔元餘杭嚴沆厯城孫光祀歸安嚴我
斯嘉興高士奇滿洲成德德田雙石門吳涌新城李鴻
窪德清孫在豐遺碩則有餘姚黃宗羲長洲顧炎武寧
都魏禧耆舊則有秀水曹溶大興孫承澤篤學則有秀

水朱彝尊咸寧李因篤吳潘耒錢塘毛先舒大興張烈
慈谿姜宸英稱詩則有祥符周亮工三原孫枝蔚黃岡
杜濬蕭山毛奇齡萊陽宋琬宣城施閏章新城王士禛
士祐士禎商邱宋舉益都趙執信華陰王宏撰錢塘查
嗣韓文藝則有上元劉思敬吳繆彤仁和史逸裴大興
張永祺元和惠周惕建德鍾朗宛平劉芳暘長洲汪份
德孫勣江浦劉巖翰墨則有青浦沈荃膠法若真婁王
鵬莆田鄭鑑太倉王原祁金壇王澍長洲蔣衡方外則
有興源徃徃畧見於此矣余嘗太息文字之守必在世
家之能賢者好而聚之然其聚也久則必散竊喜顏氏

居近聖人之居或可以不散也昔人思託諸金石以期
久遠然金剝而石泐千百不什一存惟曲阜之碑自漢
唐以來林立如昨近者雍正三年畊者掘地尙得孔褒
碑乃知金石必賴地而存又喜此冊之旣得地也余每
恨九經傳注文字訛失欲與同志者依據許君說文解
字是正其體畫寫石刻之若成當陷諸曲阜學宮之壁
爲無窮之計冀邀福於聖人之靈而益喜此冊在顏氏
可以無窮也嗟乎孔子歿弟子述其問答之詞相與傳
之爲魯論齊論及再世鮒作孔叢子亦次記其家游歷
贈處之言爲多以今視之亦古之尺牘類也惜哉漢唐

卷三
孔氏世有達人其平生所與往來無有襲其言而藏之以附孔叢子之後者而此冊以顏氏之子孫次第而適存余益爲顏氏遠想慨然而歎崇槩之賢不可及也

安嶽試卷序

制義之設何所原乎說者以爲原於北宋王安石蘇轍諸人之經義而自前明承用之至于今不知其原出于唐五經正義也正義易用王弼注書用孔安國傳詩用毛萇傳鄭康成箋春秋用杜預解禮記用鄭康成注而較孔穎達等疏之曰正義蓋當時官書而頒于學以詔上者也正義之例不獨依經亦必附注用毛鄭者不得

從齊魯韓用王與孔者不得從鄭用杜者不得從賈服
卽如今制義四子書及易詩用朱子書用蔡春秋用胡
禮記用陳諸生爲文必奉其說與經同外是者謂之背
經指不入于令式也然則諸生之爲文當法唐正義之
所以疏經及傳箋注解者而後可欲法之則凡于經之
天地山水宮室器用衣服鳥獸草木蟲魚之詳悉皆當
周知而先之以訓詁然後其于經之義秩然粲然怡然
渙然也使者來江南歲試且一周矣其所以面與諸生
諄諄言之者通經與識字而已今諸生輒先以余試江
以南四府一州之交付刻工而江北諸府繼之復來請

言於使者俾申詔之使者曰凡余試四子五經之義及
七經解詩賦古今體策問其登于是錄者皆于余識字
以通經之言有合諸生其益以是勉乎使者來安徽安
徽江南省之半也今有喻于此其水大者曰江江出漢
蜀郡湔氐道可以濫觴別爲沱合于沔漢而後大放乎
東江中江北江而後至于海此自一經以通諸經之說
也江南華之可採者曰蓮莖謂之茄葉謂之蓮本謂之
薔華謂之菡萏實謂之蓮根謂之藕中子謂之的的中
謂之薏必明乎此而後蒔荷芙蕖之實曰蓮者以見此博
考諸文字先于一文一字之說也若諸生曰吾知其爲

江也吾知其爲蓮也于吾之制義何與則使者之言贅矣其尙三復之

勸學編序

今試士之文謂之經義所以說五經及四子書之義也按說經始於漢初諸老翁抱保攜持諸經於秦燼之餘漢書稱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迄于元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其著目見於儒林傳者易則梁丁寬作易說三萬言小章句是也尙書則武帝從千乘倪寬問一篇又晉小夏侯建說文信都秦恭增師法至百萬言詩則燕韓嬰作內

外傳數萬言禮則郊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
記春秋則宣帝甘露中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議
三十餘事汝南尹更始爲左氏傳章句夫其穿經穴傳
通達捷敏成一家之學轉相傳授用以取青紫致顯貴
其自有傳者往往爲魁儒碩輔所說經可謂勤且多矣
而其言今惜不傳然今 國家懸諸功令以詔士其路
其義無以異也唐韓愈氏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又曰
爲文須畧識字今漢儒之書頒在學官者則有毛萇氏
何休氏趙岐氏鄭康成氏其書見傳于世者則有許慎
氏諸生不讀許氏書無以識字不讀毛何趙鄭氏書無

以通經諸生應使者試爲文不如此其求合于

詔

令清真雅正之指者蓋難矣夫清真者非空疎之謂雅正者非庸膚之謂諸生將求免于空疎庸膚以仰符

詔旨其必不能外乎識字以通經矣使者按試福州延平汀邵武建寧五府訖擇其文尤有合者更竊取于荀卿氏名篇之意刊之以勸諸生之學是爲序

林青圃先生詩集

天地之氣大山大川間之而中之風行焉閩在江南浙江諸嶺西南其人輿轎而柁舟上下水石之間中唐風氣初開南宋以後諸儒蠡起我家文公爲之長流風協

氣至今存者嶺以北華靡爛發之習不能亂也筠嘗奉
使自江而浙以度嶺心知之比來安徽駐旌太平太平
之縣繁昌會閩林君一彪知縣事數過從出其尊甫青
圃前輩之集示筠俾爲之序筠受讀畢而益慨然信曩
之所心知者蓋先生鄭幾庭先生開極之甥也自少及
聞鄭先生之緒論有聞於鄉通籍京師以中書舍人
取高甲及第國朝福建及第者自先生始以翰林兩
奉使視學一使河南一使江西輒與其諸生爲條畫指
授出之以誠而士化之年五十餘竟移疾去又數年卒
于家其出處畧如此先生之在河南也上疏請嚴禁三

教堂令所在奉迎聖像位置于府州縣學之尊經閣中
既得

旨議行矣復移書於布政按察二使司諄諄
言近聞有非三教堂而以聖祠禱諸不經之祀者若偃
師有孔子廟而雜祀盧醫廣生大王五瘟牛王青苗土
地諸淫祀羅山子路祠雜祀佛並有碑刻固始則祀雷
神火神鬼王而聖像在左殿商城則中佛左老觀世音
前而聖像在右盧氏卜相村則坐三佛像而聖像在其
右廂又民間僧道振鐃伐鼓設醮諷經或繪三教圖張
之途路男婦喧逐穢褻尤甚並當一切禁絕之俾民不
惑於岐趨混淆瀆亂一奉正道其言尤切至其用心所

謂務滋而務盡者邪其在翰林于時遵

旨輪直擬

進經史之制未罷按先生所進者一言克三宅三俊而
稱夫不舉賢之有罪不求舉才之有罰一言不解於位
而極之於堯桀之分間不容髮一言汲黯傳內多欲而
外施仁義以爲切中武帝之病而惜其不能用一言貞
觀元年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以爲是可力行斷斷
諤諤前輩至論迄今二十餘年非後進之所及聞也竊
讀先生爲鄭先生之傳曰公諱開極字肇修號幾庭候
官人以順治丁酉舉於鄉年十九辛丑成進士

世祖選授庶吉士與張文恪葉文敏二公並入

內安

文院習 國書授職 內國史院編修侍宴賦詩稱

旨賜銀幣康熙己酉典雲南鄉試纂修 玉牒寶

訓 三朝實錄大學衍義守史局者十餘年以外

艱服除遷右春坊右中允轉左春坊左諭德充 日

講起居注官守官僚者又十餘年辛未視學浙江所得

士若左都御史鐵崖沈公兵部侍郎小眉吳公禮部侍

郎晚楓吳公皆顯名於 朝甲戌乞假歸庚辰特起監

修河防告竣議敘又乞假歸癸巳 聖祖六旬萬

壽迎 駕熱河時 世祖朝侍從臣獨公在者

年七十有六 溫旨慰問再三陳奏謙讓 錫宴

內廷

賜坐

命和碩康親王送酒

頒御

衣一襲副以松花石硯公奉硯服衣拜謝

詔許歸

里年八十有二卒孝友弗祿奉身進退矜然不滓稱於
閩人且曰小子生少公六十歲束髮就傅公以爲有所
知識恒津津告以翰林時事生平遊處與國初名公
偉人蹤跡詳甚小子實聞而謹識之先生云然詩曰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嗟乎若先生者所謂酷似其舅不媿
於其鄉之諸儒而稟其山川風氣者已先生諱枝春字
青圃詩與文稱不更贊辭爰卽先生之文綴屬序之並
附著鄭先生之軼事庶幾知先生行與文之有所自用

告後來云

陳涵一詩序

陳涵一同年移疾將歸長沙之攸出其近詩示予予讀
竟卷知君之志蓋不欲蹈襲前人而入乎古可敬也君
詩大抵學韓韓詩不易學而君獨志在乎此尤可敬也
顧唐元和以後諸爲詩者學奇于韓學澁于樊宗師今
樊集亡失不傳而韓集具在間考唐末諸家孰爲學韓
而至于韓者然則學者非不多而知其意者少也余年
十五六卽喜韓詩取而學之今幾廿年矣初得其字句
之奇與其氣之磅礴光燄之燭侖而已久乃知其力之

厚思之深其體之汪洋廣濶而卒出之以正且大安且易也乃知其所謂約經之旨而不背乎風雅頌之所以然者固如是耳以故自朱元來以古詩名家者大半輒出于韓蓋唐之詩至李杜而極而並學李杜者韓也後之學者莫能外焉且夫三古之樂亡矣而人心之樂不亡者則見于詩是故詩者必可歌也漢魏唐宋詩之傳者人人可歌而韓詩學古尤至說者但以琴操作過樂府聖德詩方雅詞固不足以盡之卽其五言古詩約舉如不知四罪地則李少卿之身無四凶罪也勢至情所重則曹子建之心悲動我神也秋懷詩篇之擬乎枚叔

夜歌一首之兼有陶謝尋其源流並各確有所自出非
苟焉而作也嘗讀其石鼓詩云勸我試作石鼓歌八月
十五夜贈張功曹云君歌且休聽我歌夫此卽所謂可
歌者也二詩適然讀之以爲闕博沈酣而已乃試爲之
歌張生而後知其滂沱好古之意淵淵然動乎金石之
鏗鏘也再爲之歌纖雲而後知其崎嶇險阻放懷達觀
之致窅然發乎離騷之哀怨也夫是皆按之以節奏申
之以諷誦熟讀深思久然後得之者然則稱詩不通乎
聲與音之說未爲知詩者也凡爲詩者皆然以君學韓
故與之論韓而輒及之

杭州黃氏譜序

太史公言秦之先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氏有莒氏江氏黃氏其先出自伯翳而別封于黃宋廣韻注獨謂黃姓出江夏陸終之後封黃漢末有黃霸也夫黃氏旣與秦同姓而陸終乃祝融之子楚之先人攷國語史伯所稱祝融八姓無江黃以故說者必以史記爲準乃國語載已姓五國韋昭注之以爲莒其後也頗怪史記又未可盡據且廣韻注往往出何氏姓苑賈執姓氏英雄傳王僧孺百家譜諸書其說又非無本也獨其言姓出江夏引黃霸而不及其他漢書霸爲淮陽陽夏人地里志

淮陽與江夏實二郡至乎東漢之季而黃香子瓊瓊孫
琬始著名爲江夏安陸人而江夏之黃氏始盛豈香等
或霸之苗裔而史何以遺之邪若邑所稱江陵黃氏三
世立節漢南之士以爲美談攷漢志江陵隸南郡不隸
江夏郡迺知氏族同時異地盛者數起而世獨以江夏
而傳也况夫一時賢者如憲出汝南嚴酷之吏如昌出
餘姚又知人之賢不肖迺其素所自樹立不獨不以其
氏族而氏族又不必以其地也豈不然歟唐宋以來史
傳所記載黃氏世有達者今陽湖典史黃君名滙字勺
充一旦慨然念其家乘之殘缺于是自敘述其始祖八

前府君者故河南人也宋建炎初爲都指揮官始從高宗南遷而來家于杭之仁和其後數世又居錢塘之湖墅世世皆讀書耕作今且十八世矣其譜旣成乃走京師而請余以爲序余曰若君之志非所謂能自樹立者哉蓋自唐之譜法失傳而士大夫之家或不得自知其先世其好事者又數數補綴古者賢達知名之士而穿鑿附會以成書是又爲誣其先而與於不自知之尤甚者也今君褒然列其家之居杭者凡十八世咸備書之以示其子若孫而又常若大懼其先世之明德懿行有所失墜不誣不忘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夫其於

上世所不可知者雖不敢不闕如而其於江陵江夏所
望之地伯翳陸終所出之氏又未嘗不欲自是而求之
其用心可以無憾矣余故喜而爲之書

椒花吟舫小集序

乾隆丙戌子月之四日程中書魚門馮評事君弼過余
椒花吟舫因設酒與及門將編修秦樹章生寶齋蔡生
子嘉偕飲中夕縱談罷去越日君弼爲序序其事其意
大畧言賢豪相知之難得而此會之可樂爲不易也余
謂人生雖百年耳其間朋友相與酒食爲徵逐者歲歲
而有而君弼獨殷殷於此會而見之于文辭徒以之數

人者不喜爲世間聲氣之附合而慨然有似于古人相與聚處勸勉箴規以爲樂故序之以識夫月日而異時亦可以考見而追憶焉然余以爲古人未易道也夫古人豈所號酒徒者徒放然羣居酣嬉淋漓索索無用于世而謂之友哉其相從而講習之者既有其本其相得而措施之者必有其實其或無所用退而相與樂其羣者必有其故然其中有時與命焉所謂時與命者天也吾聞不貪乎天者然後可以不失乎已不失乎已然後謂之君子夫苟能內不失乎已而外不貪乎天以此爲友斯其所以友者澹澹然至樂也一時相會合相從而

友而其後也散而之于四方皆皎然不欺其志者也而
要自今日可以信之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
子云胡不喜夫詩人之喜喜其晦而能不已也晦而能
不已者君子也記曰君子之交淡如水水者亦不已者
也君子之友當如水之不已而其所以友而切磋以學
學而率可以相信者當不已如雞鳴之詩不已故可久
久故可友然則吾黨相期許者如是而已

草橋修禊序

出右安門十里日草橋以乾隆甲午之歲三月三日舉
被禊故事于此者二十有八人其幼而詩不成者八人

不及至而入集飲于太僕少卿曹君之廳事者又三人
是日會者凡三十有九人佳哉亦都人士之清游矣草
橋之左右在元時號稱勝區一時廉氏之萬柳堂趙氏
之匏瓜亭栗氏之玩芳亭布列比次而今問之悉爲墟
所謂草橋者蓋唐萬福寺橋也前朝天啟中於橋北建
碧霞元君普濟之宮士人呼之曰中頂于今有赫草橋
其南橋存而唐寺廢久矣獨其跨橋之水湮洩有時而
至今潺潺不舍也橋之西可望者西山時隱時見而諸
峯未有改也近山緣水之間居人間覆屋廡執草木之
華者方冬然蘊火以來溫氣候諸花之代發盛之竹筐

以杜飆風而獻之郡人士之家謂之唐花及春日卻矣
唐花事罷而郡人士爰思析處而游于近郊以暢觀夫
草木之榮天地之溫氣而出且達者于是乎有褰襪水
上之舉焉嗟乎人與物之相禰相易以游其生而不能
已已其性其情耶昔之人游此者不一歲而足已而今
茲三十餘人者復舉故事以集于此水記曰君子見大
水必觀者何也夫其流也其所以止者在斯也君子之
自四方而集于都者人見其入矣其類聚之爲賢爲豪
或棄其職業之暇隙相與樂其羣以游而翕然止于草
橋之水上者則適以是日也昔人之會者不必是水今

日是水之會不必其恆是人也然則諸君子其將以喻夫莊生所云野馬塵埃之相吹者而偶集于斯不其信乎輒錄所作凡若干首歸而序之以示夫他日之游于水上者

送蔡生必昌之官屯留序

乾隆四十有三年夏五月及門宛平蔡生必昌以國子

學正應禮部試及

廷試

賜進士出身得

旨改官以知縣卽用于時必昌之父維周先生年七十又六矣余謂必昌子茲當乞留京師教國子胡遠行爲必昌對曰先生必昌貧而親篤老當急去謀一日修灑

甘滑之養以爲歡鳥能忍老人日日覩苜蓿盤耶余太
息其言其八月謁選掣籤得鎮平鎮平隸廣海以南必
昌署牘乞改近乃得山西之屯留將以十月奉父以行
來言曰必昌願乞先生一言以爲吾親壽且誨必昌若
常侍先生焉余曰噫哉自子歲丁丑來從余遊于今二
十有二年余知子家最詳悉子祖父母實載隱德見于
余文而子之父益笠埤以濟世故今獲報在子子今之
屯留又以親之養行然則吾子之官維親之躬也然則
子行凡或有違于官恐或違于親者子固不爲也余烏
乎言雖然余聞之古稱循吏西漢最漢之以經術飾吏

治者王吉稱之者曰王陽爲孝子其子孫至魏晉而蕃
衍滋大若嚴延年之爲吏則反是其親去之然則言循
與良者必推本于事親而後言不間于其子斯合史志
也余聞維周先生生十一歲而孤父殯在堂日夜涕泣
臥柩側人曰童子無怖耶先生曰父在當從臥沒猶在
也何爲怖于是問者咨嗟而去及長負才氣年十九自
山陰北遊天津顧恥其地離豪不足居共事去之保定
則傾其豪傑下之數致千金久之迎母與婦與弟北來
保定家焉當是時自保定北抵京師言才氣者聞先生
名籍籍然其行獨長者弟幼勃谿輒怒詢兄及嫂先生

刺刺謂婦曰此吾同產弟也若不能容吾弟吾容若耶
以故婦視叔若弟久之弟亦感悟曰兄果愛我不今年
六七十如其兄弟幼時客有以屋質白金七百余于先生
者客死妻若子貧無賴且賣屋來告且泣曰妾賣此屋
得八百金而以七百余金請歸約契于公餘百金耳妾及
子且死矣奈何先生曰嘻吾忍若及子死耶焚若約反
若契先生有所知死而其妻責負于夫之所知某者所
知顧易其婦人也佯曰若夫負者吾償久矣妻憤狂走
而將號之官先生聞之走其門大泣曰吾所知死吾不
能恤令死者之妻無罪而卽官所耶所知妻亦泣具以

責四十金之負告先生曰四十金于我責夫人安之伴
語者聞擣舌慙欲死凡先生他日急人之急輒類此以
故家益落且憊矣而必昌竟用讀書有文成其名致官
奉先生卽養于屯留嗟天道哉余謂必昌子之子官當
視先生往問屯留之人有惇獨而疾苦者乎有喪其橐
金而漂搖其室家與牖戶者乎有豪猾之詐而不汗黷
辱若弱者乎有虐使其兄弟以顛連若拔葵以覆瓜之
歌于漢樂者乎問有孝且弟者乎有不食人之金而人
則喜者乎有不以顛顛棄而不以榮菴媚者乎有不饒
人之阽危而又因以爲利者乎視之如何予于先生之

所無則懲之子于先生之所有則則而行之于是乎絕
嚴伯之暴而永王陽之孝然後子躬率屯留之父老與
童穉躋堂稱觴以爲親壽先生必曰吾今日養有子矣
而余之贈子言又曷有以加于此者于必昌之行也作
此序

送陳秋士歸武進序

人子之事親也在禮曰溫清定省是四時一日不可違
也傳曰復加一食復損一食復加一衣復損一衣是親
之常與非常刻刻不可違乎親也然而自漢之世有辭
親遊學京師累歲而通諸經以成其名者以故唐韓愈

氏有雖無離憂其志不樂雖有離憂其志樂之文然我
以爲離親而求成仕宦之名者非成學之名者是古者
男子三十而有室今二十而有室記稱霜降娶女冰泮
殺止桃夭之詩言婚姻以時然則男子之有室歲與月
令皆不可以過期此父母者之心也武進陳宋賦秋士
從我遊三年矣其辭親而之京師且五六年矣今年戊
戌秋士年二十有七其春三月揖而告我曰宋賦將歸
省視二親且以今年卜娶先生其何以贈之言筠曰子
之行蓋忠信哉子去父母以遊學學數年而以省其父
母歸一也歸而娶其年且合禮之三十矣其卜期合禮

之霜降以往矣二也既娶而改歲復當來遊學室有婦
可以代子養庶幾離憂之志樂者三也子行有是三者
是子載忠且信以行也我何贈然我聞學如殖不可以
落也子少貧不克學已而遊學遊益貧不克輟朝夕之
計以竟學比從我遊稍稍志于學矣茲又當歸芟舍二
千餘里子毋乃以圖修六禮之不遑而少輟學焉是落
也雖然子甚有文而慧內故我願贈子言筠嘗讀范蔚
宗書而喜河南樂羊子之事曰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
來歸妻跪問故曰久行懷思耳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
此機生自蠶繭成于機杼一絲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

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懿哉懿哉子誠有意乎斯言是子去歸歸而復來其有合乎離親而求成學之名之旨者矣來年之春我日望子來亦不必以他言贈也